

文史钩沉 ⑧

村墟稽古：朱部古村



新昌朱部古村，背依官山，古称紫圃，又称珠浦。朱氏始居，由此得名。与方泉村仅一山之隔，却尘嚣隔绝，似世外桃源。现分上、下朱部两个村，人口逾千。娄姓居多，杂以石、张、黄、李、吴、吕诸姓。朱部娄氏源出嵊县浦口，南宋绍兴十二年(1142)，娄惠随父游新昌，入赘于此，是为朱部娄氏始祖。石氏五十七世祖佳富从百菊迁此。由此，朱部建村始于北宋或唐末。

朱部村古迹甚多，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是下朱部大井，乃南宋古迹，与鳌峰钟井、南洲古井一样，为新昌为数不多的古井之一。而最为著名的是下朱部的娄家祠堂，现存为清代建筑。民国《新昌县志·氏族》载：“娄氏永则祠，在县东朱部村。”永则祠为二进建筑，前厅含仪门、戏台，二进为享殿，天井两侧为厢房。厅堂正中悬挂“永则祠”匾额，楹联内容丰富，表述娄氏家族的迁徙历史。其中有“缥缈香烟酬祖德，辉煌烛彩报宗功”。“系溯东楼展矣，敬承世泽；支分南越盛哉，德裕后昆”。“地近沃洲，堪访志鉴旧迹；派传杞国，聿怀夏后遗风”。“源出青州，发祥藕湖经剡浦，而卜居朱部，子孙繁衍，瓜瓞绵绵垂不

朽；时当五代，出仕黄岩卒任所，后迁徙东阳，来世簪纓，人才济济振家声”。戏台的楹联为“民安国泰逢盛世，风调雨顺颂华年”。娄氏宗祠梁、柱、斗拱、牛腿构图细腻，形象生动，雕刻精细，且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此源于村人有很强的文物保护意识。与下朱部相媲美的，上朱部有陞姥堂，虽建于民国，却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。

朱部村民自古心地善良，崇尚耕读传家，追求风调雨顺，丰衣足食，为此捐资修筑庙宇，企求神灵庇佑。据民国七年修纂的《新昌县志》记载：上朱部有真君殿，下朱部有真武殿、关殿和龙王庙。地处上朱部村西会龙山腹的真君殿，坐西北面东南。初建于南宋绍兴年间(1142)，为小殿三间。嗣后重建，称会龙山寺，明代更名为会龙山庵，清代重建，改名真武殿，民国初重修。殿悬“九天司命”匾额，供奉宋抗金名将宗泽。柱联分别有：“作忠臣，为国为民，秉公无私；为良将，有勇有谋，执法如山”。“丹心报社稷，韬略震慑匈奴；银须镇将台，举贤不畏权奸”。显聪庙地处上朱部村南水口，背靠小山，前临公路，坐

西面东。一门进入，殿阔三间，粉墙红瓦，双菱镇脊，风火山墙硬山造。下朱部村有龙王庙和真武殿。龙王庙，又称龙神庙，地处村西三里的龙毯山脚，背靠青山，面临溪流，坐北朝南，砖木结构，殿阔三间，小瓦屋盖，风火山墙硬山式。真武殿，又叫真武庙，位村南临溪一侧，坐南朝北。殿分上下层，各面阔三间，底层一间为桥棚洞门。毗邻有大王庙，坐东朝西，小瓦屋面，龙吻正脊单檐歇山顶，面阔三间。关殿地处下朱部村西二里的山腹间，坐西朝东，一进两弄，为清代晚期建筑，小瓦屋面，原木结构，桁条书“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”字样。敬奉三国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等。

下朱部旱船表演，是一项具有 100 多年历史的民间艺术。旧时为沃洲山真君殿庙会表演的一项内容，是祈求“风调雨顺”“国泰民安”的祭祀活动。表演形式是纸糊船形，由少年扮演才子佳人，载歌载舞，乐器伴奏，表演波澜起伏，行进如行云流水。旱船表演艺术已于 2006 年 8 月，被县人民政府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(唐佳文 撰文)

文物鉴赏 ⑪2

东汉青瓷耳杯



青瓷耳杯，东汉时期，饮食器。一套十件，高 3.0—3.8 厘米，口径 10.1—11.6 厘米，底径 6.6—7.1 厘米。杯整体呈椭圆形，两侧各有一弧形耳，以便手端持。底平，无足。露青灰胎，内外施釉，釉层匀薄，色泽青中闪灰。新昌博物馆藏，现于《梦游天姥——新昌历史文化陈列展》中展出。

耳杯，带握把之小杯，用于饮酒和其他饮品，也可盛羹。其亦名“羽觞”，又称“羽杯”等。羽觞之名见于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瑶浆蜜勺，实羽觞些。挫糟冻饮，耐清凉些。”

《汉书·外戚传》：“顾左右会和颜，酌羽觞兮销忧。”班固的《东都赋》：“列金罍，班玉觞，嘉珍御，太牢飨。”左思的《蜀都赋》：“置酒高堂，以御嘉宾。金罍中坐，肴馔四陈。觞以清醴，鲜以紫鳞。”这些“羽觞”“觞”指的即是耳杯。史料记载，耳杯最早广泛用于战国时代。当时，还有另一种酒杯“爵”，但它由青铜冶炼、纹饰繁缛，造价昂贵，拿在手上比较沉重，所以一般作为一种礼器，在祭祀、典礼与外交活动上使用。而耳杯造型简练，灵活小巧，造价相对便宜，成为广受欢迎

的日用品。耳杯的材质以漆木器较多，还有铜耳杯、玉制耳杯等。陶制耳杯、釉陶、陶加耳杯，多作明器陪葬于墓中。

汉代耳杯主要功能是用来饮酒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纹“君幸酒”漆耳杯、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出土的“张端君酒杯”铜耳杯、宁波西南郊西汉墓出土的“宜酒”漆耳杯，这些带有铭文的考古发掘物证表明耳杯的功用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著名的“流觞曲水”就向我们描绘了高雅又独特的饮酒文化。

耳杯在汉代作为饮酒实用器、明器一直广泛使用，这和当时国强民富、嗜酒豪饮、厚葬盛行有着直接联系，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。汉代生产力空前发展，造就了农耕文明繁荣鼎盛时期。酒是农业社会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阶层。从王粲《酒赋》“暨我中叶，酒流犹多，群庶崇饮，日富月奢”的诗句中，看到当时饮酒风气的盛行。同时，汉代先民受“视死如生”思想的影响，认为人死后与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，所以酒、酒器是当时常见的随葬品。“厚资多藏，器用如生人”的厚葬之风盛行，使得两千年后的我们从汉代考古发掘中仍能常常看到耳杯。

(钟靓 撰文)

行吟唐诗之路 ⑨

东湖送朱逸人归

(唐)刘长卿

山色湖光并在东，扁舟归去有樵风。
莫道野人无外事，开田凿井白云中。

此诗见《全唐诗》卷 150，刘长卿是唐代诗人中最稔熟于剡中风物的诗人之一。有研究者认为，其晚年营碧涧别墅于今新昌，此说虽另有异议，但从他的诗中，可以知道，他笔下的剡中风光，恬静妖娆，不可方物，令人欲罢不能。此诗所言朱逸人即当时隐居剡中名士、唐代诗人朱放，他当时当去睦州（今新安江一带）访问刘长卿，其返剡中时，刘写此诗相送。此诗不事营构雕饰，轻松写来，明白如话，但又形象鲜明生动，有如风光画图。其中樵风一词引自《后汉书》郑弘传典故，引申为顺风、好风，愿他回去一路顺风之意。更为难得的是，诗中最后两句，写到剡中老百姓住在高山之巅，自平原地区由下看上，仿佛身处白云之中。此种景象，为新昌山区所常见，故此诗也可视为写新昌百姓生产生活场景也。新昌县志有云：新昌上接台云，下临剡曲，人在仙源，几忘世纪。而此诗所言，人们还在高山之巅开田凿井。所谓野人，也即老百姓吧。朱放（？——约 788），字长通，襄州襄阳（今湖北襄樊）人，官左拾遗。肃宗宝应和代宗广德年间（762——764）一度隐居剡中，《全唐诗》存诗一卷。

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

(唐)许浑

来往天台天姥间，欲求真诀驻衰颜。
星河半落岩前寺，云雾初开岭上关。
丹壑树多风浩浩，碧溪苔浅水潺潺。
可知刘阮逢人处，行尽深山又是山。

许浑以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诗句而著名于世。此诗前有过介绍，但值得重为之说。从诗题目中我们可以知道，作者当时旅游路线图，是从天台(山)中岩寺过关岭而入新昌县界，而到天姥山，当时一般以谢灵运诗“明登天姥岑”句，称之为天姥岑。此诗的可贵之处，是写出了天姥山的县界范围，在新昌天台两县交界处关岭以内的新昌县境内，真是明白无误，一言胜于万语长文者。许浑何许人也？他以诗人的身份以外，此次并不是单单为了旅游而至，而是为了追求仙丹之类的驻颜之术，可能他生病了，而此地正是道家求仙之地，天姥山也是道家名山，称为道家第十六福地。故他一早上路，一路行来，把这里早晨的风景写得如诗似画。首联是说此行目的，次联则说是凌晨时候星河半落，云雾初开之景。接着说的丹壑树多，碧溪苔浅，可能是白天风光了，也可能是秋天景象，最后说到刘阮遇仙处，还在深山之中，行尽深山又是山。仅此一句也解决了刘阮遇仙之地在新昌的问题。许浑与李白一样，诗写得实在而真切，简直是这些风景名胜的导游图和说明书，别的县市区怎么还能争得走这些名胜呢？

(唐樟荣 撰文)